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舍



張氏藏

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四

中書令李寶善監修國史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敕撰

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一首

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一首

後魏孝文帝與高句麗王雲詔一首

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一首

安邊詔二首

隋煬帝褒顯匈奴詔一首

武德年中鎮撫四夷詔一首

貞觀年中安撫嶺南詔一首

慰撫高昌文武詔一首

巡撫高昌詔一首

撫慰處月處密詔一首

撫慰百濟詔一首

撫慰新羅王詔一首

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一首

制詔朕旣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人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姓之惻怛不安永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

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姓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人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一首

制詔覽省來書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聖祖皇考復見孤棄武宣皇后復卽玄宮重此哀榮五內傷剝又以眇身闇於從政是故二寇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競競坐而待旦尙懼無益王俠輔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梟而海內虛耗爲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諸所開喻朕敬聽之高謀良策思聞其次

後魏孝文帝與高句麗王雲詔一首

門下得黃龍表知卿愆悖朝旨遣從叔隨使夫儀乾統運必
以德信爲先準列作藩亦資敬順爲本若君信一虧何以臨
御萬國臣敬慙替豈能奉職宸居故霆震作威以明天罰五
刑垂憲以肅不恭斯乃人神之常道幽顯之通規往以明堂
肇制皇化惟新敕諸藩侯修展時見至於言獎羣方勸說荒
服每以句麗虔誠喻厲要戎今西南諸國莫不祇奉大命星
馳象魏或名王入謁或藩貳恭覲觀光駿奔欣仰朝祀皇皇
之美於斯爲盛而卿獨乖宿款用違嚴敕前辭身病後託子
幼妄遣枝親仍留同氣此而可忍孰不可恕也若卿父子審
如所許者應遣親弟以赴虔貢如令弟復沈瘵應以卿袒耕
體代行過事二三並違朝命將何以固昔房風晚至大禹所

以垂威東國闕敬周公所以親駕斯豈急急於兩夫遄遄於
兵甲者哉但以縱之則萬國同奢戮之則九宅齊肅故也從
叔之朝乃西藩常事今於旅見之辰而同之歲時之使於卿
之懷寧可安乎卿之親弟及卽鄒二人隨卿所遣必令及元
正到闕若言老病者聽以四牡飛馳車輿涉路須待卿親至
此然後歸反羣后重爽今召令朕失信藩辟者尋當振旅東
隅矐戎下土收海金賚華夏擁貉隸而給中國廣疆畿於滄
濱豐饒使於甸服抑亦何傷乎其善思良圖勿貽後悔如能
恭命電赴既往之稽一無所責恩渥之隆方在未已矣不有
君子奚能爲國其與萌秀宗賢善參厥衷稱朕意焉

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一首

門下突厥沙鉢略可汗表如此昔暴風不作故南越知歸青
雲千呂使西夷入貢遠人內向乃事關天獯鬻相踵抗衡上
國止爲寇盜禮節無聞唯有呼韓永臣於漢奇才重出異代
一揆沙鉢略稱雄漢北多歷歲年左極東胡之土右苞西域
之地遐方部落皆所吞并百蠻之大莫過於此昔在北邊屢
爲草竊朕常曉喻令必修改彼亦每遣行人恆自悔責今通
表奏萬里歸風披露肝膽遣子入侍罄其區域相率稱藩德
迫和與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
蓋天地之心愛養百姓和氣普洽使其遷善屈膝稽顙畏威
懷惠雖衣冠軌物未能頓行而稟訓承風方當從夏永爲臣
妾以至太康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致此已敕有

司肅吉郊廟宜普頒行天下咸使知聞

隋文帝安邊詔二首

李德林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讐何以堪命嶺南
之地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賊斂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
壑租調之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
功殊方異物千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
不歸物有借公永不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
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保晝悲宵恨行號坐泣微畜資產
殃禍立至誣以賊盜繫以囹圄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
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避山藪規免旦夕卽稱
反叛申於僞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良善以充賊隸圓

首方足同稟性靈故以上感玄天有傷和氣南海諸國欲向
金陵常爲官非法盤檢遠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微厥途
非一麤陳聞見其慈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爲
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毫勿
犯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汴江河任其載運有司
不得搜檢嶺外土宇置州立縣旣令擢彼人物隨便爲官省
迎送之煩知風俗之事訓人導德正身率下必當悉改前弊
以副朕懷

門下西南夷俗遠僻一隅昔在漢朝始經開拓山藪之內多
或生梗頃年以來荒遐率服梯山航海無闕歲時而種類實
繁競相殘賊重譯款邊奉藩屢請咸乞王師救其暴亂朕受

明命爲天下君一物失所載深矜惕懷柔止殺前王令典宜遣大使先喻朕懷仍命諸軍勒兵繼進若軒蓋所至望風投款善加綏養各令安業如或愚蔽敢相抗拒軍鋒所及止在逆者一身其餘家口並亦撫慰務在安全一豪勿犯不得肆將士之情極干戈之用遠方異俗其知此心

隋煬帝褒顯匈奴詔一首

門下德合天下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宇聲教所以咸眾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黔黎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朝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豆啟人可汗志懷沈毅常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眾牧其殘滅之餘復祀於旣亡之國

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寡德
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熙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啟
人深執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以
嘉尚宜隆榮數或復恆典可賜輅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
名位在諸侯王上

武德年中鎮四夷詔一首

門下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是
以昔王御俗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渠搜卽敘表夏
后之成功越裳重譯美周邦之長算至如秦皇好勝口逐戎
夷漢武憑威交兵胡越遂使四萌暴骨九府無儲天下騷然
海內愁怨有隋季代黷武耀兵萬乘疲於河源三年伐於遼

外構怨連禍力屈貨殫緣邊苦亭鄣之虞列郡勞烽燧之警
棄義交惡深乖至仁朕祇膺寶圖撫臨四極悅近來遠思得
安寧今旣歷運初基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與和親其吐谷
渾已修職貢高句驪遠送誠款契丹靺鞨咸求內附因而鎮
撫允合機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靜亂息眈於此乎在布告
天下明知朕意

貞觀年中安撫嶺南詔一首

門下朕恭承明命臨馭區宇一人一物咸思乂安夕惕晨興
無忘寢食嶺表遐曠山洞幽深雖聲教久行而風俗未一廣
州管內爲弊尤甚蠻夷草竊遞相侵掠强多陵弱眾或暴寡
又在官之徒多犯憲法刑罰淫濫貨賄公行吏有懷姦人未

見德永言政術憂歎無忘宜命輶軒安撫荒服可遣員外散
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往廣州高州崖
州都督管內充使巡省其檢校法式並宜依前敕事條
貞觀年中慰撫高昌文武詔一首

門下朕受天之命君臨四海地無遠近人靡華夷咸加撫
育使得安靜是以八方之內所有諸國並受朝化效其忠款
唯爾故高昌王麴文泰獨懷異心頓虧臣節拒違朕命罪釁
不少酷虐爾等苛暴非一賞罰無章賦斂繁重妄造輿服多
營樓觀兼西藩往來行旅皆被擁塞道路中國流寓之人悉
遭非理重役旣興嗟怨俱不聊生朕猶懷哀矜未忍問罪頻
經遣使具有璽書殷勤示導前後相續而文泰凶暴轉甚曾

不改悔乃更深掘濠塹高其城雉復令爾等遭此苦役所有
生業因此並廢朕在朝文武及於諸藩咸有表聞固請展效
朕所以遂遣兵馬往申弔伐但爲罪惡者止是文泰一人天
所不容已自喪殞又聞其子還襲僞位知近歸首雖由事急
朕子育萬方有懷哀愍今特免罪存其性命爾等並舊是中
國之人因晉亂陷彼雖居夷俗仍習禮義且文泰歷代爲彼
君長爾等久相服事是其臣下旣彼任使並受驅率初雖抗
拒當非本心朕撫有天下唯行賞罰欲使人人懲勸皆知向
善其有邪佞之徒勸文泰爲惡損害彼者卽令與罪以謝百
姓自外一無所問咸許自新其有守忠直之節諫爭文泰及
才用可稱者當今收敘使無屈滯今卽於彼置立州縣管領

爾等宜各竭其誠節稟受朝風朕爲人父母無隔新舊但能
顧守忠款勤行禮法必使爾等永得安寧爾等與中國隔絕
以來多歷年所今逢清定理願盡心其僞王以下及官人頭
首等朕並欲親與相見已命行軍發遣人諒宜相示語皆令
知委勤事生業勿懷憂懼也秋序稍冷想比無恙家門大小
當並平安故遣守左衛郎將駙馬都尉黃國公寶奉節指申
往意

貞觀年中巡撫高昌詔一首

門下高昌之地雖居塞表編戶之毗咸出中國自因隔絕多
歷年所朕往歲出師應時剋定所以置立州縣同之諸夏而
彼士黎庶具識朕心並變夷俗服習王化家慕禮讓之風人

事農桑之業朕愛養蒼生無隔新舊引領西顧嘉歎良深宜遣五品一人馳驛往西州宣揚朝旨慰勞百姓其僧尼等亦宜撫慰高昌舊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瀟直及爲鄉閭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護喬師望景擬騎都尉以下官奏聞庶其安堵本鄉咸知爲善彼州所有官田並分給舊官人首望及百姓等自大軍平定以後有良賊被配沒及移入內地之徒逃亡在彼及藏隱未出者並特免罪卽任於彼依舊附貫使人仍巡問百姓有病患者量給醫藥老病憊獨糧食交絕者亦量加振給朕比選補州縣官人每加簡擢或恐至彼未能盡稱朝寄若有貪殘爲百姓之患者使人明加訪采并改道有不便於百姓亦宜詢問還日並具以聞